

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請坐。請看「須彌頂上偈讚品第十四」，我們接著看第三大段，第二小段，清涼大師註疏裡面的後段，真止。

前面我們看的真觀，它是分兩大大段解釋第三到第六，四首偈。前面我們學過了，再看後一段真止。我們把經文念一遍，這是疏文，「後二」，後二就是第五首、第六首，他總共講這四首，第三、第四是前二講真觀，後面兩首講真止，著重在這個真字。

民國初年夏蓮居老居士，這也是個再來人，他的學生黃念祖，我跟他見過好幾次面。黃老居士告訴我，老師的本跡因緣，我們凡夫沒有辦法測度，但是細心去思惟觀察，肯定是佛菩薩再來。為什麼？如果不是佛菩薩再來，《無量壽經》的會集做不到那麼圓滿，從這一點我們能夠明瞭。《無量壽經》在中國，從漢朝最早傳到中國來，比《彌陀經》、比《觀無量壽佛經》還要早，一直到宋朝，八百年間總共有十二次的翻譯，譯本最多。這十二種譯本非常可惜遺失了，因為我們知道古時候的書都是手抄本，數量很少，一個動亂往往就喪失了。所以流傳到今天我們能看到的只有五種，另外七種在《大藏經》目錄裡有，書找不到了。現在《大藏經》裡面收藏的五種，從五種翻譯內容上來看，肯定不是一個原本，就是說傳到中國來的《無量壽經》的原本不是一個本子，為什麼？如果是一個本子，很多種翻譯裡面的內容肯定叫大同小異。像《金剛經》，《金剛經》在《大藏經》裡面有六個譯本，就是六種翻譯，你看大同小異，證明原本是一個，翻譯的人不一樣。這是世尊教導我們「依義不依語」，語言文字不一樣沒關係，意思相同就行，教我們依義

不依語，對於翻譯上的爭論就沒有了。所以這是佛的智慧、佛的遠見，見到後代經典的流通有許許多多不同的譯本。最大不同的地方，也是最重要的，阿彌陀佛的發願，我們通常講四十八願，這五種譯本裡面，四十八願兩種，兩個本子，另外有兩個本子二十四願，還有一個本子三十六願。從這裡來看，這個願文條目，不管哪個人翻，肯定都是一樣的，為什麼出現三個不同？所以古大德就有判斷，另外失傳的七種本子，不知道的是不是同一個原本？由這個地方可以能夠判斷，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，《無量壽經》不止講一次。從我們現在五種的譯本來看，至少世尊《無量壽經》講過三次，才會有這種現象發生，要不然不可能。如果那七種譯本不失傳，可能會有更多，說明這部經的重要性。世尊當年在世講經只講一遍，沒有講第二遍的。現在從這裡來看，《無量壽經》是多次宣講，這個很特別，值得我們重視。

由於世尊多次宣講，我們就要把這裡頭意思會集，這個會集是集義，不是集文。但是翻譯本子，我們這個集是文義統統要集，最明顯的是文。頭一個搞會集本的，是宋朝王龍舒居士，王龍舒居士就是舒城人，離我們這裡很近，舒城的，所以稱龍舒居士。他是進士出身，一生學佛很有成就，往生的時候是站著走的，可見得不假。他的會集本，現在《大藏經》收了，叫《大阿彌陀經》，他另外用個名字叫《大阿彌陀經》，流通也很廣。在明朝末年，明末清初，有些祖師大德們對這個本子有批評，說他取捨不十分恰當，所以就不是一個很好的會集本，已經很難得了，不完善。於是有了第二次的會集，第二次會集是咸豐年間，魏默深居士他做了會集本，當然後面的會集一定比前面好，前面有些瑕疵，後面都會修正，但是還是不圓滿。尤其是魏默深在裡面把原文的字改動幾個，改得好，不是改得不好，改得好。但是，在經典上來講是不能改的，你這個

會集要忠於原譯本，它用什麼字你就用什麼字，不可以改它。你改得雖然好，不可以改，為什麼？怕留給後人一個壞樣子，這個經可以隨便改的，以後每個人都改，再傳個幾十年、一百年下去之後，經典就面目全非了，所以這個例子不能開。這是印光法師嚴厲的批評，不可以改動經文，讓經文的原來面目永遠傳下去。你有懷疑可以註在旁邊，這個字應該用什麼字比較好，註在旁邊給人做參考，你不可以改。像這些原則，我們學佛的佛弟子都要懂得，尊重經典。縱然是經典裡頭字真的是錯了，錯了是什麼？刻的時候、抄寫的時候抄錯，這是在所不免，不是翻譯錯了，是抄錯在所不免。抄錯怎麼樣？還是要讓它錯下去，不要改它。懷疑這個字應該是什麼字，他抄錯了，註在旁邊可以，可以提供後人做參考，你可不能改動，這叫尊經，尊重經典，不能改動一個字。所以說魏默深的本子也不是盡善盡美。

於是到第三次，民國初年，民國十幾年的時候，夏蓮居老居士做第三次的會集，這個會集本可以說盡善盡美，肯定不是普通人。是不是阿彌陀佛再來的，觀音菩薩再來的？我們不得而知，肯定是這一流的人物，不是這一流的人物做不到這樣的盡善盡美。佛說這部經，《無量壽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可以留到末法最後，經將來消滅了，《無量壽經》最後滅。《無量壽經》現在一共有九種本子，五種原譯本，三種會集本，還有一種節校本，就是節錄的，是彭際清居士做的，乾隆時候的人，做得也很好。但是它不完全，他只採取一個本子，康僧鎧的本子，節錄的，我們讀誦受持方便。但是其他的譯本裡面，還有很多這個本子裡頭沒有的，這是個遺憾。所以夏蓮居的會集本，可以說是五種原譯本的集大成，無論是在經文、義理、文句沒有改一個字，這個很難得，都遵照古人傳統的原理原則來做。所以夏老是什麼樣的人物，他的身分沒有暴露，我們一般

只有猜測，不可以斷言，值得我們尊敬的。這個本子用了十年的功夫，都是做給我們後人看的，謹慎，十年才算是定稿，一遍一遍的斟酌，一遍一遍的刪改，成了這本書。這本書我們相信會永遠流傳下去。我們用這個本子，等於說五種原譯本就全都有了，不必再去看其他的本子。過去曾經有段時期，國內也掀起反對這個會集本，大家主張用康僧鎧的本子。到最後我覺得還是國家有智慧，國家宗教局終於肯定這個本子。宗教局我看印的《淨土五經》，《無量壽經》就是夏蓮居老居士的會集本，很不容易，這個本子可以說是得到國家的肯定，我們相信會流傳下去。我自己講《無量壽經》就是用這個本子，前後講了十一遍，好像都留的有錄音、錄相帶，同學們都可以做參考。我每遍講的，也都不一樣，所以將來註子也可以做會集的註解本。這是說到佛法的修學「依義不依語，依法不依人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，依智不依識」，這是世尊給我們非常重要的教誨。

學佛，真學佛成就，世尊最後留了兩句話，「以戒為師，以苦為師」，我們想在這一生成就，要持戒、要吃苦，千萬不要圖享受。我們想想，佛為什麼這樣說？佛這個說，佛一生做到，自己先做示範給我們看，最後說這兩句話。想到釋迦牟尼佛一生持戒、苦行，這個用意太深了。人要是貪圖享受，貪瞋痴慢疑你怎麼能斷得掉？回歸自性，自性裡面沒有這些東西，佛叫我們放下，自性裡面沒有的統統要放下。自性裡面有的純淨純善，那是性德，給你講五倫五常，給你講八德，給你講三學，三學是戒定慧，三福、六和、六度、四攝這是性德，這是自性裡本來有的。本來有的，現在沒有了；本來沒有的，現在全現前出來了。本來沒有的要止，止就是放下，本來有的要提起來。自受用、他受用那是純淨純善，這個我們不能不知道。夏老居士教人，學佛他講兩個字，「真幹」，這個不能

幹假的，幹假的不但不能成就，不能成就沒有什麼關係，果報不得了！幹假的，果報都在地獄。你想想地獄，是什麼滋味？古人有句話說「地獄門前僧道多」，這句話絕對不是空穴來風，它有道理的。佛門無論是出家或者是在家居士主持的道場，都是正法道場，如果把正法變了質，變成邪法，這個罪多重！怎麼叫變質？沒有戒，沒有苦行，沒有三皈，沒有六度，沒有三福，沒有六和，那就不是正法道場。「我沒做錯」，沒做錯，你沒有把正法扶持起來，這個罪名就不得了，這個罪名就是阿鼻地獄。所以護持道場是真菩薩，不是凡夫，這不能不知道。所以夏老提出「真幹」，簡簡單單兩個字，真幹是什麼？佛所教導我們的，我們要真正把它落實，就這個意思。佛的教誨太多，從哪裡做起？你要抓住綱領，最重要的綱領就是止觀。該放下的你要放下，該看破的你真看破，這問題就解決了，那是總的綱領。

《寄歸傳》裡面也給我們提出兩句，它說大乘修學不外乎兩種，一種中觀，一種瑜伽，這是講到真正學佛。當年方東美先生把佛法介紹給我的時候，也是提到這兩種。那個時候我親近他老人家，他四十多歲，我二十六歲，方老師大概大我二十歲的樣子，我父親一輩的人物。他對於佛學的造詣還沒有達到高峰，所以他介紹給我的時候，「佛經裡有哲學也有迷信，真正純粹的哲學是性宗、相宗」，性相兩宗是純粹哲學，所以他把這兩個介紹給我，《華嚴》是屬於法相宗的，法相宗有六經十一論，《華嚴》是六經之一，對淨土不談。但是方老師到晚年七十歲之後不一樣了，大乘佛法他完全融入。他這個人一生值得我們學習，用功，真讀書，也就是屬於真幹的這一類人。他沒有老師指導，如果說老師，他就是古人的私淑弟子，他對於清涼、宗密非常佩服，他讀《華嚴經疏鈔》，讀《圓覺經大疏》，所以晚年在輔仁大學博士班開「華嚴哲學」。提出修

行的總綱領，《中觀》裡面講八不，《中觀》是龍樹菩薩的，內容是講整個宇宙法性、法相，性真空，相妙有，一切萬法事有理無，《般若經》上講「如夢幻泡影」，提出空觀、假觀、中觀。《瑜伽》是彌勒菩薩主導的，他的主張是外無內有，外面是法相，裡面是法性，法性是真有，雖然真有，我們六根緣不到。所以性宗講真空，它講真有，真有跟真空是一個意思，不是兩個意思，所以它們可以互為註解。什麼叫真空？真空不空；什麼叫妙有？妙有非有。妙有是講事，所有一切現象是唯識所變，這個識，唯識是專門給你講，遍法界虛空界是唯識所變。識是什麼？妄想分別執著這是識，所以說一切法從心想生。連夏威夷島上傳統的說法也是講，我看到它的一些資料，它裡頭第一句話說「全世界是你自己造的」。這個話用唯識家的話來講，全世界是唯識所變，這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你要知道全世界是自己造的，我自己要怎樣對待全世界，這句話很深很廣，很不容易體會。

所以我們在教學，跟同學們在一起，我把它縮小，縮小到什麼？我們這個身體。把全世界縮小到這個身體，這身體外面眼耳鼻舌身，裡面五臟六腑，再細細觀察，全部都是細胞組成的，這是一個整體，這是自己。我知道整個身體都是自己，我要如何善待自己？能夠明白這個，這是觀；能夠善待自己是止，止就是有節度，不能太過分，也不能不到，中國人講中庸，佛法講中道、講中觀，都是一樣的意思，要懂得善待。用中，不能過分，也不能不到，所謂恰到好處，你的身體才健康。你說要補，不能補過頭，補過頭就生病，就錯了。也不能不照顧，也不能太過分，恰到好處就是最健康的。你看中國講道理，《中庸》，四書裡《中庸》是講理，《大學》是講方法，怎麼落實。孔孟就是把這個大道理、這個好的方法，用到生活上去，用在工作上，用在處事待人接物，他真做到。真做到

，就是把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都做到，聖人！孔子做得很圓滿，真叫恰到好處。孟子也做得很圓滿，實在講比孔夫子是稍微差那麼一點，稱賢人，差不多。明顯的地方跟你說說，你就明白了，孔夫子說性，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，這孔子說的。而孟子說性善，荀子說性惡，性善、性惡就比孔夫子講的要差一等，孔子講得圓，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，相近是什麼？大家都是一樣的，人性本善。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那個本善不是善惡的善，這個要知道，如果是善惡的善，那跟孟子講的是平等的；它不是善惡的善，善惡二邊都沒有那叫善。這是我們學大乘佛法就清楚，你看一念不覺，宇宙現前了，所以地球是你自己造的，現前了，為什麼會現前？法性，法爾如是。這個現前之後，因為你沒有分別執著，所以這裡頭沒有善與不善，這是真正淨土。

在四種法界裡面，諸佛如來的實報莊嚴土，就是你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、沒有起心動念。起心動念淺深層次很多，微細的起心動念有，粗顯的沒有，這是實報莊嚴土。粗顯的起心動念有，分別執著沒有，這就是我們《華嚴經》上講的三賢位的菩薩，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，也在一真法界裡，還是在實報莊嚴土。如果分別沒有斷盡，還有分別的習氣，執著斷盡了，連習氣都沒有了，這就是十法界裡面的四聖法界，四聖法界是什麼？在四土裡面講，方便有餘土。如果有執著，凡聖同居土，六道。我們現在想想，我們現在妄想分別執著統統具足，這是六道。六道是染，四聖是淨，淨土裡面沒有善惡，染的裡面有善惡，所以六道是染，不是淨土，穢土有善惡，善是三善道，惡是三惡道。這個我們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於是我們就曉得，我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要生在哪裡？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必去問阿彌陀佛。我們念佛求生淨土，生到哪裡去自己很清楚。我對於世出世間法都不執著，肯定生方便有餘土，絕對不

是在凡聖同居土。所以念佛，平常要放下，執著放下你到極樂世界提升了，不是凡聖同居土。什麼都不分別了，那你又提升，你到極樂世界實報莊嚴土。

這個帳要會算，不能不算！我們在這個世間，你不肯放下名聞利養，不肯放下貪瞋痴慢，你擁有再大的權勢、再多的財富，你能享受幾年？你能活兩百歲嗎？不可能。你能活一百歲嗎？也不可靠。所以你能享受幾年？死了以後你到哪裡去？你有沒有為這個問題好好想想？所以孔老夫子讚歎顏回，顏回有君子四個條件，書上說四德，我們講四個條件，大家好懂。顏回第一個他能堅持原則，一生走自己的道路，他有目標、有方向，不會被環境所轉移，這很了不起，這個人是君子。他一個方向是什麼？學聖人，所以他成聖。聖人是什麼？性本善，他相信性本善，他一生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要回歸到本性本善。回歸到本善就是聖人，就轉凡成聖，這就是他人生的目標跟方向，一生不改變。第二個優點，容易接受別人勸告，這也是一般人很難做到的，什麼人勸告他，他都歡喜接受，對他感恩。說錯了，也接受、也感恩，為什麼？自己心裡明白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嘉勉。你責備我的，我有這個過失，我趕快改；我沒有這個過失，我要記住，以後不要犯這個過失。所以不管他是有意、無意的，是講對了、講錯了，對我都有益處，感恩的心。這在佛法講發露懺悔，天天改過自新，所以他能成聖。第三，他不願意做官，怕做官，這個怕做官就是現在人所說的，他不願意做領導人，對這個事情他畏懼，為什麼？不容易。做領導是要辦大眾的事，你對每個人都要照顧到，這不是容易事情。要有德行，要有智慧，要有福報，面面顧到，顏回說這個我做不到，所以你請他去，他不敢。這是君子之德，君子是不爭，這裡頭代表一個真正的意思，就是不爭；從另一方面看謙讓，謙虛、退讓，這是君子之德。君子不跟人



爭，處處讓別人，顏回做到。第四個是潔身自愛。孔子的學生很多，唯獨對顏回有這四句的讚歎。

我們再想想釋迦牟尼佛，這是我們學佛的人最好的榜樣。我的老師章嘉大師教我，沒有叫我學他，叫我學釋迦牟尼佛，這是老師真實的教誨。第一部書叫我讀《釋迦譜》、讀《釋迦方志》，認識釋迦牟尼佛。夫子對顏回讚歎這四樁事情，釋迦牟尼佛全做到了，連王位都捨掉。這是世間人每個人都想得到的、每個人都想爭的，他是現成的，太子的身分，捨棄王位。佛弟子當中確實有不少人，早年到中國來弘法的安世高，安息國的王子，漢朝叫安息，唐朝叫波斯，現在叫伊朗。他的父親是國王，父親死了之後確實他是繼承王位，做了半年就把王位讓給他的叔叔，他出家。跟中國有緣，到中國來弘法，是早期弘法成績最優秀的一位大德，翻譯經典最豐富的，這在鳩摩羅什、在玄奘大師之前。翻的東西翻得真好，中國人喜歡讀，他翻譯是用意譯的，不是直譯，所以很適合中國人的口味。《八大人覺經》是他翻譯的，《父母恩重難報經》是他翻譯的，我念過的幾部，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是他翻譯，很喜歡讀。捨棄王位出家，一生做弘法利生的工作，學釋迦牟尼佛持戒苦行。他來生作佛去了，來生到一真法界去了，不但永遠脫離六道輪迴，連十法界也拋棄，這叫真實智慧，這是我們應當要學習的。放下，不是等臨命終才放下，臨命終不放下你也得放下。可是，事上你是放下，逼不得已放下，你的念頭沒放下，所以你的果報出不了六道，還要繼續搞輪迴，還要繼續搞冤冤相報，後頭一句叫沒完沒了，你是苦不堪言。

離苦得樂，這句話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教給我們，如何真正離苦得樂？破迷開悟。你為什麼有惡念、惡行，是你迷了自性，不知道自己本來是佛，不知道眾生本來是佛。所以，迷了你才造業

，你才招來這些果報；如果真的明白、真的清楚，從此以後不造業了。釋迦佛明白了，歷代這些高僧大德、這些大居士們，他們覺悟了，他不搞了。彭際清是居士，用我們現在的話說，高幹子弟，他的父親是乾隆皇帝那個時代的兵部尚書，兵部尚書就是現在的國防部長，他父親的職位。他自己聰明絕頂，大概是十八、九歲就考中進士，因為二十歲就成年，叫弱冠，他沒有到二十歲考中進士。家庭環境好，不做官，學佛，在佛法上有很了不起的成就，一生以居士身分弘法利生，有很多著作，專修淨土，《往生傳》裡面有他。他在《華嚴經》，對《華嚴經》他說了，他把它指歸到念佛法門，這是我們學《華嚴》的人很多疏忽了，沒把這個事情講清楚，他講清楚了。所以他有一本著作，一篇文章叫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，那是他學《華嚴經》的心得報告。《華嚴經》真的是念佛法門，你看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第一位參訪的善知識德雲比丘，是修般舟三昧的。般舟三昧是專修念佛法門，真精進，般舟三昧一期，我們有時講一屆，它的時間是九十天。我們平常講打佛七，七天念佛，般舟三昧一期是九十天，九十天他不能睡覺，他也不能坐下來，只可以站著、走著念佛，一句阿彌陀佛。可以站著念佛，經行，走著念佛，以經行為主，走動、拜佛，不能坐、不能睡。所以多半是年輕人有體力，年老的人就不行，九十天受不了，年輕行，般舟三昧。你看善財童子去參訪，德雲比丘給他講二十一種念佛法門，這二十一種一展開，就是所有法門全是念佛法門，真是《華嚴》裡面講的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」。頭一個！頭一個，世法、佛法都有這個意思，「先入為主」，你就曉得善財學什麼？學念佛法門。五十三參到最後，最後一參是普賢菩薩，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，我們就恍然大悟，《華嚴》修什麼？《華嚴》修淨土。

所以夏蓮居老居士會集《無量壽經》的會集本，你看第二品的

品題「德遵普賢」。你從這個品題上去看，用意是什麼？極樂世界是普賢菩薩的法界，極樂世界裡面的人所修行的方法是普賢法門。普賢法門落實在極樂世界，《華嚴》跟淨土的關係是多麼密切，這才知道。所以彭際清講《華嚴經》是大本《無量壽經》，《無量壽經》是中本《華嚴》，《阿彌陀經》是小本《華嚴》，這個話是彭際清居士說的，說得好！從前沒有人說過。說了之後我們仔細去觀察一下，他講得正確，一點都不錯。所以我們講《華嚴經》，是講大本《無量壽經》。我講經的時候曾經說過，我說《無量壽經》是《阿彌陀經》的註解，是《阿彌陀經》的細說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是《無量壽經》的細說，是《無量壽經》的註解。所以你要懂得《華嚴》，你去講《無量壽經》，去講《阿彌陀經》，才能講得精彩，才能講到究竟圓妙。這三部經是一部，一而三、三而一，我們要把它認清楚。所以《華嚴》是修普賢法門的，是歸極樂世界。

真止，這個文裡面，「以觀觀法」，這是講前面的真觀，真觀觀一切萬法，「能所紛動」，就是能現所現、能變所變這個現象無量無邊。你看現象都是動的，為什麼現象動的？心動。心動，就像把心比作水，這個水起波浪它在動，產生無量無邊的現象。現象再多，離不開一心，心是能現、能生、能變，現象是所生、所現、所變，能所是一不是二。「故須寂之」，這講為什麼要修止，止是修定，你一定要定下來，為什麼？定下來之後，你才真正了解事實真相。科學家不是用這個，科學家是用意識，科學家是用意識來觀察，儀器來幫助，數學來引導，全用的是心外之法，所以他沒有辦法見到事實真相。縱然是很相似，不是真的，他沒有見到真相。真相要怎樣？你把心靜下來，你的心愈清淨，這個真相你就愈清楚。事實真相，我們講它的廣度、它的深度，就看你的定功，你的定功愈深，你看得也愈深、看得也愈廣，不需要藉任何方便，用不著。不

要儀器，不能用思惟，也無須用數學理論來推算，都用不著。你就用清淨心，心愈清淨，道理愈清楚、愈明白、愈透徹。

清淨心裡面，諸位要曉得，決定沒有四相，《金剛經》講的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」，清淨心裡頭沒有。清淨心裡面沒有名聞利養，清淨心裡面沒有是非人我，清淨心裡面沒有貪瞋痴慢，沒有的東西得放下！清淨心裡面有的是什麼？智慧、德相。世尊在《華嚴·出現品》後面跟我們講到，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一切眾生的本性，本性本來具足無量智慧、無量德能、無量相好。現在心動了，動了就沒有了；靜下來，靜下來就容易出現，就浮現出來。所以我們要想真正回歸自性，回歸到本來是佛，就要把自性裡沒有的東西統統放下。放下不是指事，事沒有妨礙，為什麼？事是空的，事是了不可得。放下什麼？放下那個執著的念頭，放下分別的念頭，最後放下起心動念，在心地上做功夫，不在外面。在外面做功夫叫外道，不能解決問題；內心裡面做功夫，外面問題全解決了。

我們中國老祖宗也了不起，教給我們一句寶貴的教訓，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，問題就解決了。不管遇到什麼問題，問題不在外面，這是真實智慧。認為問題在外面，那就錯了，你永遠不能解決問題。我參加聯合國的和平會議，先後十次，我所提供的建議就是老祖宗這句話「反求諸己」。因為聯合國的主題，我參加的主題就那麼一個，「消弭衝突促進社會安定世界和平」，就這麼個題目，十次都是討論這個題目。而這個題目我進去之後才曉得，討論了三十多年，從七〇年代聯合國就召開這個會議，世界和平會議，開了三十七年還再繼續開，世界愈開愈亂，愈開愈不安定，什麼原因？大家都把問題在外面。我們中國老祖宗解決問題不在外頭，在內心，所以問題在自己。這是我們對聯合國的一點貢獻，把老祖宗這

個教誨傳達給大家，向內求，不要向外求。而衝突的根源，就是對立，我們跟人對立，我們跟事對立，我們跟天地萬物對立，矛盾產生了，衝突產生了。這像治病一樣，那個病根找到，然後對症下藥，藥到病除，才能解決問題。我們今天這一生當中，無論自己生活、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有了問題，你回頭反省，你把原因找到。不是說「這個錯、那個錯」，不是，那個解決不了問題，那個問題是愈搞愈複雜。「我自己錯了」，我自己為什麼讓別人誤會我，我的錯，我認真來改，問題就化解。天天改正自己，到最後感化對方，對方對你不得不低頭，不得不佩服。所以敵人不能夠敵對，敵對不是一生，生生世世冤冤相報沒完沒了。要化解，化敵為友，化怨為親這才是解決問題。敵對怎麼能解決？製造問題，不是解決問題。所以這些大難題、大問題，請教老祖宗問題才能解決，你自己想什麼方法，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這是不能不知道的，我們學了佛之後明白這個道理。

所以我在新加坡能團結九個宗教，這是一般人認為非常困難，不可能的事情。為什麼能做到？沒有別的，就是從內心裡面把所有宗教、族群界限化解掉，沒有了，沒有對立。我到每個宗教裡面，我能低頭，我能下跪拜他的神，我能尊敬他的經典、學習他的教。我不跟他對立，他就不跟我對立了，我們就交上朋友。而且我學得比他虔誠，我不是做樣子，不是做假的，真的。這個真的，真的是我們傳統教育，孔孟是我們的老師，你看我們尊重為先師，大成至聖先師孔子，夫子。我們學佛，釋迦牟尼佛是我們的本師，老師，根本的老師，我們稱弟子、學生，中國傳統文化裡面是師生關係。佛是我的老師，耶穌是我的老師，摩西是我的老師，穆罕默德是我的老師，都是我的老師，我是他們的好學生，我真的學他們的教訓，他們那些宗教徒聽到沒有話說。你是神的兒子，我是神的學生，

我們兩個不打架、不衝突，哪有老師的兒子跟老師的學生發生衝突？沒這個事情。所以我們是兄弟，我們是朋友，我們互相尊重、互相敬愛、互助合作，就團結起來了。所以反求諸己，你自己不真幹，這不行，那怎麼能團結得起來？永遠對立，對立彼此痛苦，還影響社會，社會的動亂、社會的矛盾，這是造罪業。

細心看釋迦牟尼佛處理問題，重大的衝突，佛都表演給我們看。最大的衝突是什麼？他這個國家、他這個族群被人滅掉，這怎麼辦？伊斯蘭教說抵抗，《古蘭經》裡面聖戰，聖戰是自衛、保衛戰爭。不是侵略的，不是侵略別人，是別人來侵略我們，我們要有自衛。過去中日戰爭，我們是聖戰，我們是保衛戰爭，日本人侵犯我們，我們沒有侵犯它，我們抵抗，這是《古蘭經》裡面的方法。釋迦牟尼佛不是的，釋迦牟尼佛遇到這個事情也頭痛，經典上有記載，他老人家並不舒服，頭痛。如果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要發動抵抗，不是難事，當時印度十六個大國王都是釋迦牟尼佛的學生。釋迦牟尼佛一號召，組成十六國的聯軍來救他的國家，不是做不到，做得到。他沒有這樣做法，眼看著國家被消滅，被琉璃王滅掉，佛不表態，弟子們也沒話說。目犍連用他的神通，用他的鉢救了五百多人，五百多人他把他們放在鉢裡，把這個鉢送到天上，把他們救出這個災難。很得意的跟釋迦牟尼佛報告：這個大災難，我救了五百人。佛問他：在哪裡？他說：我用鉢裝，現在在天上。他說：你去看看！目犍連把鉢拿回來，看看裡面，五百人沒有了，變成血水。所以就問佛：這是怎麼回事情？佛告訴他，這是業報，該遭這個難，定業，佛救不了。把過去這段因緣說出來，大家明白了。他說久遠劫之前，這個業因是那個時候結的怨，琉璃王這個族群是池塘裡面的魚，一個很大的池塘，這池塘裡頭兩種魚。那年剛好遇到旱災，糧食收成不夠吃，飢餓，釋迦族就是居住在那個地方，打魚，把

塘裡面的水放掉，這個池塘裡所有的魚全部都被吃掉了。這個魚裡面也有頭頭，那個頭頭就是琉璃王，這個魚群說：我們沒有罪過，他把我們全部都消滅掉，這個仇恨一定要報。所以到這一世，釋迦族就是當時打魚的那些人，琉璃王這些兵去討伐，就是那個池塘的魚，冤冤相報，這個沒有法子的。所以大家知道這個事情，才曉得釋迦牟尼佛這個處分是對的。這些人死了，所以那個時候只有逃，沒有抵抗只有逃，釋迦族還有一些人逃到西藏，在後藏，逃到那邊去之後也就就地生根了。所以釋迦族的後裔在中國的後藏，逃出去一些人就在那裡定居。所以佛知道前因後果，他的處置是正確的。

再看中國的歷史，中國佛教在歷史上有三次遭難，叫三武一宗滅法。你看那個時候，政府下命令不要佛法，下命令出家人統統還俗，寺廟統統改作其他用途，佛教徒有沒有反抗？有沒有出來抗議的？有沒有上街遊行的？沒有。佛教徒怎麼應付？依教奉行，你叫我怎麼樣，我就怎麼樣，沒有反抗。做出這個樣子來，讓社會大眾：佛教徒是最聽話的，佛教徒是最守法的。所以隔個兩三年，皇帝換了，底下一個皇帝馬上就復興，為什麼？這麼好的公民，你怎麼能不要！所以很短的時間，你的表現給大家看。佛教徒決定不作亂，遇到這個事情修忍辱波羅蜜，感化別人，這是對的。你如果一抗爭，一反，佛教徒是個多事的，不是好人，應該把它滅掉，那就真的永遠滅掉了。所以一切順從，那就真的把佛教的精神顯露出來，讓大家看，好不好？好，要！不能不要。所以佛弟子無論是自己，無論是我們的宗教團體，遇到這些事情要冷靜、要守法、要安靜，不能夠暴躁，這個時候正是你把佛陀的精神顯示出來。琉璃王滅釋迦族，你看釋迦牟尼佛是怎麼應付的，這是我們要學的。佛教徒是和平，和平永遠不能上街頭，永遠不能上法庭，哪有這種事情！哪有這種道理！人家要我的寺廟產業，趕緊雙手奉送給別人；還要去

打官司，錯了，那不是佛弟子，那你連因果都不懂。懂因果的時候，「命裡有時終須有，命裡無時莫強求」，如果我這個道場人家要，趕快送人，我命裡沒有，就送人。如果命裡有的話，我這裡送掉，後面一定馬上又來。我這一生遇到好幾次，這很多同學看到，你要我就給你，我歡歡喜喜給你，一點怨恨心都沒有。可是過幾年的時候，又有個道場比前面更殊勝，愈來愈殊勝，愈讓愈殊勝。可不能爭，愈爭就愈沒有，爭到最後等於零。

所以個人要忍讓，團體要忍讓，我們要想化解衝突，促進社會安定、世界和平，忍讓才能得到；這裡頭是大學問、真實智慧，一般人不懂。我忍讓，我不就吃虧了？各個人來都欺負我了，那將來我不就被人消滅掉？沒這回事，我這裡消滅掉了，沒事，生天了，比這裡更好。你在這個世間當人王，被人家殺掉，你到天上去當天王。殺人的人他有罪過，他將來墮地獄，你當天王去了，你要懂這個道理。佛法裡面跟我們講得清楚，人身有生死，靈性沒生死，「何期自性，本不生滅」。講靈魂沒有生死，還是低一級，靈魂在六道裡頭；出六道不是靈魂，是靈性，靈性才是真正自己。所以靈魂還是有生滅的，但是它比我們這個身體長久，身體這個時間是很短暫的，身體就像一件衣服一樣，衣服髒了，你不就馬上換一件嗎？我們這身體不好使用，再換一個，換個身體。所以這個身體生死是小事，很小的事情。

所以釋迦牟尼佛，就是我們怎麼生活、怎麼做人、怎樣工作、怎樣待人接物、怎樣處理複雜的問題，釋迦牟尼佛一生全都表演給我們看。你真能看懂，真能學會了，這是聖人，真正給自己帶來幸福美滿，給社會帶來安定，給世界帶來和平。決定沒有爭，這個地方人歡喜，我們在這裡住；人不歡喜，趕快走開。大乘教裡面說，「菩薩所在之處，令一切眾生生歡喜心」，他心裡不歡喜，趕緊走



了，讓他歡喜。他所想要的都給他，為什麼？你不是修布施波羅蜜嗎？你給他多少，後面你所得到的還一定要加利息，你所得到的更多。為什麼？布施是因，布施財你得財富，布施法得聰明智慧，布施無畏得健康長壽。你布施得愈多，你得到的愈多，愈多愈要施，到最後你得到的是遍法界虛空界。所以不能爭，爭就沒有了，爭是減少，譬如你命裡有財富，你有一百萬財富，你是爭，爭的結果只爭到五十萬。自己以為不得了，我爭來的，其實你已經打對折了，你命裡那一半被你爭掉了。這是佛經上講的「可憐憫者」，這是愚痴，他不知道世出世間一切法是怎麼來的。

我們前世沒有修財布施，也沒有修無畏布施，所以在這一生當中，從小多少人算命，我很相信。一生貧窮下賤，貧窮是沒有財富，下賤是沒有地位，貧窮下賤到極處就是乞丐；壽命又短，四十五歲，我非常相信。我相信的是什麼原因？我的祖父是四十五歲死的，伯父也是四十五歲死的，父親也是四十五歲死的。所以人家說我過不了四十五，我相信，那個時候想大概這是遺傳，短命，家裡好幾代，三代都是這樣的。所以學佛之後，章嘉大師教我布施，修財布施、法布施、無畏布施。財布施沒有錢，哪有錢？他就問我，一毛錢有沒有？有，一毛錢行。一塊錢有沒有？一塊錢還可以。你就從一毛、一塊布施。怎麼施法？學佛之後就常常到寺廟，寺廟裡有放生、有印經，我們就隨喜功德。放生，我們出個一毛、兩毛，印經，我出個一塊、兩塊，行，從這裡修起，誠心誠意去修。在日常生活當中盡量節儉，把這個錢拿出來修布施。章嘉大師說得沒錯，愈施愈多，現在居然一年可以布施一千萬美金，愈施愈多！這都是莫名其妙的，不知道。壽命，我也沒有求壽命，四十五歲該死的，四十五歲那一年真的生一場病，病了一個多月。我自己知道時間到了，所以我也不看醫生，也不吃藥，醫生只能醫病，不能醫命。壽

命到了，就一切放下念佛求生淨土，念了一個月身體好了。所以那真是很可憐，台灣大學兩個同學，台灣師範大學也有兩個，四個同學照顧我，每天吃一點稀飯、鹹菜，油鹽都沒有，這樣一個多月身體就恢復起來。一直都沒有什麼病，這個什麼？都是章嘉大師教的。所以老師教你，做不做在你，你真肯幹，它真有效果，我對老師的教訓深信不疑，我能夠依教奉行。我不求長壽，我什麼都不求，活一天為正法久住多幹一天。正法久住怎麼久住法？第一個是依教修行，第二個是把經典的道理、方法介紹給大眾，一生就幹這個。

我這一生不會蓋一個寺廟，順便告訴大家，這是我講過很多次，決定不要用我的名義，說是我要建個寺廟、建個道場，去化緣募捐，這全是假的，沒這回事情。我這一生沒有問人要過一分錢，絕對不會向人募捐化緣，為什麼？佛教我們隨緣不攀緣。尤其釋迦牟尼佛一生沒建過道場，一生都過著日中一食、樹下一宿，最簡單的生活方式。起心動念、一切作為都是利益大眾，這是我們永遠要記住的。道場的建立，那是什麼？那是佛菩薩的事情，我們是隨緣而不攀緣。人家發心建個道場，我們有這個機緣、有這個能力隨喜功德，我決定不是化緣來幫助，是隨緣來幫助。現在學習的人多，所以有正法道場，我會跟大家介紹，那幫助的人會很多。做好事每個人都願意，到哪裡去做真正好事？找不到地方，找不到機緣，如果有這個機緣我介紹。像東天目山，我都介紹一下，我也沒有拿過一分錢，聽說現在這個道場很可觀。所以一定要自己行得正，自然有人給你介紹，有人給你宣傳，十方護法自然來擁護你、來幫助你，我們樂觀其成。可是道場最重要的是什麼？有道！沒有道不叫道場。有道，這個道場出人才，這個道場有佛、有菩薩、有羅漢，這是真正道場。你不要著急，諸佛護持，韋馱菩薩護持，龍天善神護持，這真正護法的，所以要自己有道。自己要有真道，道不是假的，

真正成就，道是什麼？道就是清淨。清淨心就是道，平等心是道，慈悲心是道，真誠心是道。再給諸位說得具體一點，《弟子規》是道，是道的根，是道的基礎，從這上面提升，《感應篇》是道，十善業是道，世間法這四書五經是道，大乘經論是道，慢慢向上提升，先要扎根。如果根沒有，道就生長不起來，這個要知道。現在許許多多學佛的同修在家、出家，都是把根疏忽，所以問題就發生。如果我們從根下手，跟古人沒有兩樣，正法久住，社會和諧，天下太平。只要我們能行道，它就能落實，就能夠實現；如果我們沒有道，這都變成口號，不能實現。

要誰去做？我自己做，不要指望別人，指望別人是永遠不能實現，所以一定要知道從我做起。我這些年來自己的心得，實際上我自己什麼都沒有。有許多同學，像楊老師、蔡老師，他們兩個跟我的，他們自己說的，在旁邊看我看了十幾年，我到底是個什麼人，學歷沒有，經歷也沒有，在這個社會上有個依靠的人沒有，依靠的環境沒有，財富沒有，什麼都沒有。學歷我只念到初中畢業，高中考取廬江中學，但是沒有來念，學歷就如此。經歷，我到台灣在政府機關做一個小公務員，階級很低的，做什麼工作？文書抄寫的，做這個工作，地位很低，低到最低的地位。錢沒有，一分錢沒有，社會關係沒有。出家之後遇到這些老師，老師指導我，我怎麼做出來？就是依教奉行。我對老師有信心，因為老師對我確實一無所求，我什麼也不能貢獻，連對老師送一點小禮物都送不起。所以老師能愛護，愛護什麼？肯幹，你教我，我真做，做了真有效果。一無所有，沒有道場，沒有護持。學了講經之後，最早在台灣講經，剛剛開始的時候，聽眾十幾個人，場所是在人家裡客廳，人家聽我講得還有道理，喜歡聽，所以在人家家裡。今天在張三家裡，明天在李四家裡，沒有一定地方，誰找我我都去。講了二十年，遇到韓館

長，大家湊點錢才買個小道場。買個小道場，台灣算面積是算五十坪，大概就像現在這個講堂，還沒有這個講堂這麼大，這個講堂不止五十坪。一坪是四個平方米，你就能曉得，五十坪，四五二十就是二百個平方米，我們最初的華藏圖書館就這麼大，在那個地方就講了將近二十年，離開台灣。一生過著流浪的生活，所以就很想有個地方能定下來，每到一個地方我都想：能定下來不走多好！但是逼迫著你，環境逼迫著你非走不可。所以我才曉得，一生要像釋迦牟尼佛一樣，想住一個地方不可能，你一生就是要天天走動，要到處奔波。

所以你要問我，我搞到今天這樣，我自己莫名其妙，不是有意的，隨緣。從來沒有想到搞什麼會議、搞這個東西，沒想到過這個事情。這個緣就是到澳洲之後，碰到九一一事件，昆士蘭大學的校長派兩個教授來找我，我們也是根本就不認識，從來沒接觸過，也不知道什麼人介紹的，不曉得。來跟我講，他們學校有和平學院，這個我也第一次聽到，一般大學沒這個學院的。和平學院教什麼？專門研究怎樣化解衝突、促進世界和平，是幹這個事情。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，過去他們所用的這些方法，感到有懷疑，以前他們解決衝突的方法，是西方的思惟，用鎮壓、用報復，都是走這個路。現在看九一一搞到這是恐怖戰爭，他說這個方法不能解決問題。所以就希望用真正和平的手段，來找我，希望我跟他們學校教授舉行一次座談會。我想到這是世界和平問題，這是樁好事，我就答應參加，提供一點意見，他們也感到很新鮮。我提出來就是化解衝突，要從自己本身做起，衝突真正的因素，不在外面，是在自己本身，這是他們聞所未聞的事情，從來沒想到的。所以隔一個禮拜又來邀請參加第二次，第二次學校就有準備，就給我聘書，正式聘請我做他們和平學院教授。這麼個緣分都沒想到的，我就走進了學校，學

校再走進了聯合國。世界和平會議多半都是聯合國主導，聯合國邀請的這些人員是專家學者，都是有博士學位、大學教授，所以學校給我學位、給我教授的身分，代表學校去參加，這樣就走出去，也接觸過許多國家領導人，都是從來沒有想到的事情。這些事情想一想，早年跟章嘉大師，大師跟我說過一句話，「你的一生，你只要真正發心為弘揚佛法，為正法久住，你的一生都是佛菩薩替你安排，你什麼都不要操心。」我真聽這句話，所以我遇到順境、逆境，都是佛菩薩安排的，我還操什麼心！這些事情顯然都是佛菩薩安排的，佛菩薩怎麼安排咱們就怎麼做，沒有自己一點意思。順從佛菩薩的教誨，順從古聖先賢的遺教，抓住綱領，落實在生活、落實在工作。

我的工作就是講經教學，這是完全學釋迦牟尼佛，在講堂是講經教學，不在講堂，你看一個人、兩個人來看我，我跟他們談話，記錄下來還是講經教學，沒有離開佛法，沒有離開倫理道德，所做、所行、所說的，一樁事！生死，實在講沒有了，真的沒有生死，這才得自在！所以我不怕死，沒有生死，你今天就殺了我，我感謝你，你殺了我怎麼？我解脫了，我往上升，我不會墮三途，不會。你把我送到天上去，我怎麼不感謝你！你今天把我殺掉，我今天就去，我感謝你；否則的話，我還得多受幾年苦。一點都沒有了，不像一般人貪生怕死，那個得失就更沒有了，所以名聞利養與我毫不相關。我們過的日子多快樂、多幸福、多麼美滿，這是方先生講的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」，永遠紀念老師，永遠不忘老師正確的指導。所以我這一生我所學的、我所能受用到的，時時刻刻都提示給同學們，給大眾分享。古人講孔顏之樂，我懂，我體會到；佛菩薩的法喜，我也體會到了。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學習到此地。